

開明少年叢書

少年美術故事

豐子愷著

少年美術故事

豐子愷著



開明
少年叢書

開明書店

民國廿六年三月初版發行

實價國幣三角五分

(外埠酌加寄費)

開明少年叢書
少年美術故事

*

有著作權不准翻印

著者 豐子愷

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
章錫琛

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
美成印刷公司
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七八號 開明書店

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
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開明書店分店

北平楊梅竹斜街

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

葉心表兄

恭賀新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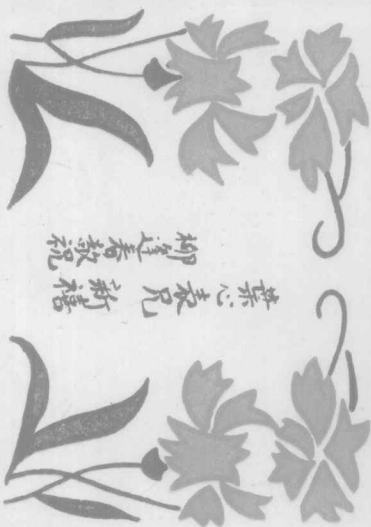
柳如金鞠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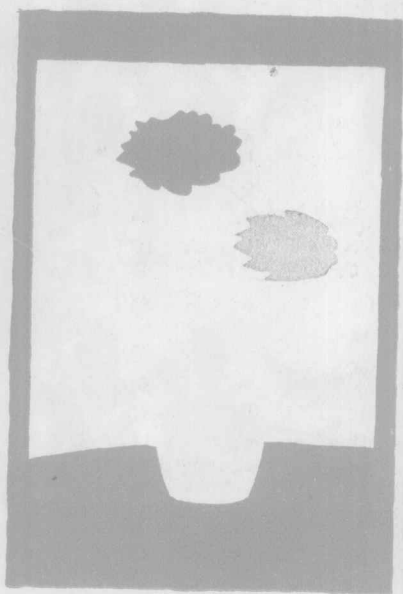
美意延年

如逢春妹
金弟新禧

秋葉心畫祝



葉心表兄新禧
柳逢春敬祝



目次

賀年.....	一
初雪.....	七
花紙兒.....	一三
弟弟的新大衣.....	一八
初步.....	二三
餵食.....	二六
兒童節前夜.....	三三
踏青.....	三八
遠足.....	四三
竹影.....	四八
爸爸的扇子.....	五三

嘗試	五九
珍珠米	六四
姆媽洗浴	六九
洋蠟燭油	七四
新同學	七九
葡萄	八四
九一八之夜	八九
展覽會	九四
落葉	九九
二漁夫	一〇五
壁畫	一一一
寄寒衣	一二六
援綏游藝大會	一二二

賀年

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清晨，我被弟弟的聲音驚醒。他一早起身，正在隔壁房裏且跳且叫：「日曆只有一張了！過年了！大家快點起來過年！」隨後是姆媽喊住他的聲音：「如金！靜些！兒爸爸被你打覺了！你已是高小學生，五年級讀了半年了，怎麼還是這般孩兒氣，清早上大聲叫跳！」弟弟靜了下來，接着低聲地向媽媽要新日曆看。我連忙披衣起牀，心中想：這會是今年最後一次的起牀，明天便是新年例假了。這一想使我不怕冷，衣裳穿得格外快些。但回想姆媽對弟弟說的話，又想到我六年級已讀了半年，再過半年要畢業了，不知能不能……有些兒耽心。

我一面扣衣紐，一面走進姆媽房中。看見日曆上果然只掛着單薄薄的一張紙，樣子怪可憐的。弟弟捧着一冊新日曆，正在窗前玩弄。我走近去一看，只見厚厚的一刀日曆，用紅紙封好了，裝在一片硬紙板上。紙板上端寫着某香煙公司的店號。店號下面描着圖案，圖案中央作一長方形的圈子，圈子裏面印着一個電影明星的照片。不知是胡蝶，還是徐來，我可認不得。但見她側着頭，扭着腰，裝着手勢，扁着嘴，欲笑不笑，把眼睛斜轉來向我看。好像我們校裏那個頑皮的金翠娥，躲在先生的背後裝鬼臉。我

立刻旋轉頭，走下樓去洗臉。我們喫過早粥，赴校的時候，弟弟叮嚀地關照媽媽，最後一張日曆要讓他回來撕，新日曆要讓他回來開。媽媽笑着答允了。

我們上完了今年最後一天的課，高興地回到家裏。弟弟放了書包就奔上樓，想去撕日曆。但被爸爸阻住了。爸爸正坐在窗前的桌子旁邊看書冊。桌上供着一盆水仙花，一瓶天竹，一對紅蠟燭，一隻銅香爐，和一隻小白鳴鐘。——這般景象，我似覺以前曾經看到過，但是很茫然了。仔細一想，原來正是去年今日的事！種種別的回憶便跟了牠浮出到我的腦際來。

爸爸對弟弟說：「今天是今年最後的一天，我們不要草草過去。我們大家來守歲，到夜半才睡覺。日曆也要到夜半才可撕。在夜裏，我們還要做遊戲，講故事，燒年糕喫呢！」弟弟聽了又跳起來，叫起來。爸爸拉住他的臂膊說：「不要性急，今年還有八個鐘頭呢。你們乘這時候先畫一張賀片，向你們的最好的朋友賀年。」

「好，好，好，」我們答應着，搶先飛奔下樓，向書包裏去拿畫具。途中我記起了：去年圖畫課中華先生叫我們畫賀片，我畫一隻豬獃，同學們大家說「難看，難看」，華先生偏說「好看」。他說「你們爲甚麼看輕豬獃？你們不是大家愛喫牠的肉麼？」後來我告訴爸爸，爸爸說：「因爲中國畫家向來不畫豬獃，所以大家看不慣。其實也沒啥，不過樣子不及兔子，山羊那般玲瓏罷了。」今年不知應該畫甚麼

動物了？等會兒問問爸爸看。

我們把畫具端到樓上，放在東窗下的桌上，開始畫賀片了。畫些甚麼呢？我就問爸爸明年是甚麼年。爸爸說明年是丙子年，子年可以畫個老鼠。但我所發見的題材，被弟弟搶了去。他說：「我畫老鼠！老鼠拉車子！昨天我在小人國裏看見過的。」我同他論理，但他連說「對起，對起，對起，對起，」管自拿鉛筆打稿子了。「對起」就是「對不起」，是他近來的口頭禪。他每逢自知不合而又不捨得放棄的時候，便這樣說。我知道他已熱心於畫老鼠拉車了，就讓讓他罷。但是我自己畫什麼呢？想了好久，記得以前華先生教我們畫花的圖案，我畫得很高興。現在就畫些花的圖案吧。

我的顏料沒有上完，弟弟已經畫好，拿去請爸爸看了。我趕快完成，也拿過去。但見爸爸拿着剪刀正在裁剪弟弟的畫紙。一面說着：「你畫老鼠拉車，不可畫得太高。下面剪掉些，上面多留些空地寫字吧。」剪成了明信片樣的一張，他又說：「上面太空，添描一個很長的馬鞭吧。」弟弟搶着說：「本來是有馬鞭的，我忘記了！」爸爸就用指甲在賀片上劃一個彎彎的線痕，叫他照樣去畫。爸爸看了我的畫，說：「很好看，但你可用更深的紅在花瓣上作個輪廓，用更深的綠在葉子上作個輪廓。那麼，深紅配淡紅，深綠配淡綠，好看得多。這叫做『同類色調和。』」我照他所說的去改了。弟弟已經畫好馬鞭，看看我的畫，跳起來說：「姊姊用顏料的！不來，不來，我要畫過！」就向爸爸嚷着要換。爸爸說：「如金畫不一定

要用顏料的呀！你姊姊的是『裝飾畫』，所以用顏料。你的是『記事畫』，可以不用顏料。」但弟弟始終不滿意，撅起小嘴唇看我的畫，連說着：「我要畫過，我要畫過。」這時候姆媽進來了。她聽見了弟弟咕嚕咕嚕，就來看他的畫，知道他嫌沒有顏料，就對他說：「也可以着顏料的。我教你吧！小人的衣服上着紅色，小車的輪子上着黃色，老鼠和車子本來是黑色的。」弟弟照姆媽的話做了，覺得果然好看，就笑起來。爸爸啣着香煙，也走過來看，笑着說：「很好，很好，全靠姆媽，不然又要鬧氣了。但我看紅色太孤另，沒有『呼應』。最好拉車的繩子換了紅色。」弟弟又搶着說：「原是一根紅頭繩呀！我在小人國裏看見的。」於是大家商量改的方法。姆媽對我說：「逢春你幫幫他吧。先用橡皮將黑繩略略擦去，然後用白粉調了紅顏料蓋上去。」我照姆媽的話給他改。弟弟見我改成功了，又連說「對起，對起，對起，對起。」姆媽說：「不要『對起』了，且說你們這兩張賀片送給那個。」我和弟弟齊聲說出：「送給秋家葉心哥哥。」爸爸說「好。」就教我們寫字。姆媽說：「寫好了大家下來喫夜飯吧。喫過夜飯還要守歲呢。上星期葉心曾說放了年假來守歲，黃昏時他也許會來的。」說過，就先自下樓去了。

弟弟喫飯來得最遲，他手裏拿着一封信，封壳上貼着一分郵票，寫着「本鎮梅花弄八號秋葉心先生收，梅花弄二號柳宅寄。」匆忙地對我們說：「我到郵政局裏去寄了這兩張賀片再來喫飯。」就飛奔去了。爸爸笑着說：「哈哈，還是秋家近，郵政局遠呢！」姆媽也說：「恐怕信沒有到郵政局，人已經

來這裏了！

喫過夜飯，我們正在點起紅燭，準備守歲的時候，郵差敲門了。我們收到一封城裏寄來的信。拆開一看，原來是葉心哥哥從縣立初級中學寄來的賀年片。附着一封信，說他要今日晚快回家，先把賀片寄給我們，晚上他也來我家守歲。我和弟弟歡喜得很，忙將賀片給爸爸看，爸爸嘖嘖稱讚道：「到底不愧爲美術家的兒子！又不愧爲中學生。他的畫兼有你們二人的畫的好處呢。逢春畫兩枝花，形式固然美觀了；但是內容沒有表示新年的意義。如金畫隻老鼠，內容原有新年的意義了；但是形式好像小人國童話書裏的插畫，不甚適於賀片的裝飾。虧得加了一根長馬鞭，把『恭賀新禧』等字鉤住，還有點圖案的意味。現在看到葉心的畫，覺得是兩全的了。在形式上，松樹佔了左邊；地、海和朝陽佔了右邊；青雲和松葉佔了上邊，成了三條天然的花邊。在內容上，這幾種東西又都含有慶賀新年的意思：初昇的太陽，常青的松樹，高的雲，廣的海，和活潑地出巢的小鳥，沒有一樣不表出新年的歡樂和青年的希望。題的字也很有意味呢！」我們爭問爸爸怎麼叫做「美意延年」？他繼續說：「這是出於荀子裏的。美意就是快美的心，也可說就是愛美的心。延年就是延長壽命。一個人愛美而快樂，可以康健而長壽。這意思比你們的『恭賀新禧』高明得多了。」我聽了覺得臉上有些發熱，同時更佩服葉心哥哥的天才了。爸爸又仔細看他的賀片，搖搖頭對媽媽說：「葉心的美術的確進步了。你看他佈置多少勻稱！太

陽聳得最高的地方，這一行字特地縮短些，交互相補。進中學才半年，就這樣進步，這孩子……」媽媽正拿着一本新日曆想要去掛。爸爸隨手把賀片放在日曆上端的電影明星的照片上，說道：「咦！大小正好。倘換了這張，好看得多，有意思得多呢。」我本來討厭這裝鬼臉的金翠娥。要掛着了，教我看她一年，真有些難受。我連忙讚成爸爸的話，提議把賀片用漿糊黏上。爸爸和媽媽都說「好」，弟弟也說「好」。我就實行我的提議。但把漿糊塗到電影明星的臉上和身上去的時候，我又覺得有些對她不起。旁觀的弟弟早已感到這意思，他笑着說：「對起，對起，對起，對起！」

不久葉心哥哥來了。他果然還沒有收到我們的賀片。我們謝他的賀片，並把爸爸稱讚他的話告訴他，羨慕他的美術的進步。他臉孔紅了，咬着嘴唇旋轉頭去，恰好看見了黏在日曆上邊的賀片。他驚奇地一笑，又轉向別處。後來對我們說：「待我收到了你們的賀片，把牠們鑲在鏡框裏！」

我們這晚做了種種遊戲，講了許多故事，又喫年糕和橘子。直到敲出十二點鐘，方才由弟弟撕去最後一張舊日曆，打開新日曆。年已經過了！父親派工人送葉心哥哥歸家。我們送他出了門，各自去睡覺。我夢到「美意延年」的畫境裏，在那松下海邊盤桓了多時。醒來時，元旦的初陽已照在我的牀上了。

初雪

早上醒來，看見牀上的帳子白得發青。撩帳一看，窗外的屋頂統統變白了！我連忙披衣起身，看見室內靜悄悄的，一切都帶着銀色，好像電影裏所見的光景。

盥洗後走出堂前，看見弟弟站在階沿上，正在拿萬年青葉子上的雪塞進嘴裏去，笑着招呼我：「來喫冰淇淋！」我們喫了一些「冰淇淋」，就被母親叫去喫早粥。在食桌上，弟弟向母親要求到外婆家的洋樓裏去看雪景。我知道縣立中學是昨天放寒假的，葉心哥哥一定已經回家。自從新年別後，沒有相見過。今天去望望他，一同看雪景，更有興味。於是我也要求同去。母親答允了，但吩咐我們路上看滑交。又拿出一包糖年糕，叫我們帶送外婆。

街上的雪已被許多人的腳踏壞，弄得齷里齷齪了。只有外婆家旁邊的小弄，望去很好看。雪白而很長一條，上面蜿蜒地畫着一道腳踏車輪的痕跡。不知那一端通到甚麼地方？樣子很是神祕。

走進外婆家，看見外婆坐在廳上的太師椅子裏，把小腳踏在銅火爐上，正在指揮女僕整理網籃和鋪蓋。她見了我們，驚喜地說：「這麼大雪天，虧你們走了來！」就拉住我們的手，檢查我們穿着的衣

服。然後指着那網籃鋪蓋說：「葉心昨天晚上才回家，行李還沒有收拾呢。你們到洋房樓上去玩吧。他父子兩人正在那裏布置房間呢。你娘舅新買來的那種新式椅子，後面空空地，坐上去像要跌交似的，教我是白送也不要牠！你們去看看吧。」我們把年糕送給外婆，就轉入廳內，通過走廊，跨上洋房的樓梯。

我們走進房間，看見娘舅和葉心哥哥大家穿着襯衫，捲起衣袖，臉上紅紅地，靠在窗邊端相室內的家具。看見我們進去，葉心哥哥叫道：「你們來得正好！我們方才布置妥當，正想有客人來坐，你們來得正好！」便拉我們去坐。我好久不見娘舅，正想問問安，已被葉心哥哥拉到房間中央一隻奇形的玻璃桌子旁邊，硬把我按在一隻奇形的椅子裏了。弟弟也被按在我對面的椅子裏。於是娘舅和葉心哥哥也來相對坐下。四個人坐着四隻奇形的椅子，圍住一張奇形的桌子，好像開甚麼特別會議。我從看慣了的自己家裏出門，走過齷齪的街道，通過外婆的古風的廳堂，忽然來到了這裏，感覺得異常新鮮。這房間裏的牆壁都作淡青色，壁上掛着銀框子的油畫。油畫下面放着幾何形體似的各種桌子，茶几，沙發，和書櫃。這些家具上面毫無一點彫花，連一根裝飾的直線也沒有，好像是用大積木搭出來的。尤加奇形的，是我們所坐着的椅子。這些椅子用一根鋼管彎成，後面沒有腳，真如外婆所說，好像坐上去要跌交似的。但我坐上了，卻覺得很舒服。這樣新奇的一個房間，被三四個大窗子裏射進來的銀色的

雪光一照，顯得愈加純潔樸素，好似一種夢境。娘舅開始向我們問爸爸姆媽的好，又說他爲了美術學校開教授作品展覽會，才於昨天回家。爲了要布置這些家具，還沒有來望我們的爸爸。隨後就把這種新家具一樣一樣地爲我們說明。他說：「這是很新的一種形式，其特點是省卻以前的種種繁瑣的裝飾，而用樸素的幾何形體。舊式的家具，統是彎彎曲曲的線，統是細緻的彫花，雖然華麗，但太複雜，看上去不痛快。現代的人，對於一切美術要求其單純明快。凡不必要的裝飾，應該除去。因此家具漸漸地樸素起來。到了現在，就有人造出這種最新的形式來。你們覺得好看嗎？」我們都說好看。弟弟指着牆上的自鳴鐘驚奇地叫道：「咦！這隻鐘沒有數目字的！」我擡頭一看，果然看見一個圓形的黑框子裏，四周畫着十二條粗大的黑線，兩隻粗大的黑針，一長一短地橫在中央，此外毫無一物。那十二條粗線中，垂直的兩條（十二點和六點）和水平的兩條（三點和九點）都是空心的，因此容易認識。我一看就隨口說出：「九點還差一分。」娘舅得意地笑道：「我這里的東西都是奇怪的。但你一看就能說出幾點幾分，可見奇怪得還有道理。」他笑着立起身來，拿了大衣預備出門，叫葉心哥哥陪我們玩。等他出走了，我們就到窗前來看雪。這樓位在市梢，窗外一片廣大的郊原，蓋着厚厚的白雪。只有幾間茅屋和幾株樹，各自頂了一頭白雪，疏朗朗地點綴着。以前我們在這里所見的繁華的春景，濃重的夏景，和清麗的秋景，現在都不見了。眼前只見明快的一片白色，和單純的幾點黑色。回想起娘舅解釋新美術

